

文記

二十七松堂文集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42
5

二十七松堂集卷七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曲江廖燕柴舟甫著

記

重開滇陽大廟清遠三峽路橋記

皇帝七年平南王奉命帥師取粵乎之。越十有三年。為康熙元年。天下一統。百廢俱興。獨念王師入粵時。所經滇陽大廟諸峽。崎嶇天險。水陸阻梗。爰命章京某某暨僧某。董工開鑿。經始于壬寅春正月。落成於冬十一月。於是士眾咸欲勒石以彰王功。乃屬某記事。某事在峽。故專記峽。峽有三。自北而下羊城。則滇

二十七松堂集
卷七
峽路



010190557621

陽為首。自南而出嶺表。則清遠為首。迤邐四百餘里。兩崖對峙。一水中流。猿鳥莫踰。雖樵叟篙師。履之莫不驚懼失色。天蓋設此以難人者。夫人莫不畏難而趨易。是以望險而退。若遇事變之來。視其要害為之一往直前。入其中。心定而神不眩。事雖難而我未嘗易視之。又之而譟然已解者。皆是也。如王治峽之事。亦可以念矣。峽內惟眠羊獅子抄子諸灘。號稱最險。而釣魚臺尤為險絕。虧蔽倒景。噴薄日月。陸行則峯巒插天。石芒峭發。人行其上。則眼花旋轉。栗栗然有性命之懼。水行則淵深莫測。蛟龍潛藏。怪石怒伏。遇

春漲暴至。則波濤洶湧。雷轟鼎沸。舟楫停泊。候水涸然後敢發。王乃命某等沿岸設法。摧實補虛。陸平而水之勢亦殺。於是向之險阻。盡成坦途。而舟人行旅。擔負牽挽。直行無虞。皆謳歌喜躍。誦王之功不衰。嗚呼。王自航海歸誠。統數十萬之衆。奉天子命征伐四方。經歷山川舟車之險。不知凡幾。今入粵嶺。溯其所自來。渡黃河。涉鄱陽。踰大小金山。度梅關。下滇水。靡不遇堅而摧。值風濤。榛莽虎豹。龍蛇山魃。水怪之出沒。皆望風而潛遁。消滅也。况茲峽為域內之險。有不蕩平而廓清者耶。宜其不數月而奏效者。王之功

其可歌也已。先是韶郡太守符公中丞戴公前後畧為修葺。皆不若此舉之大備。開瀆陽大道一十有七里。為橋二十有三。大廟五里。為橋六。清遠三十有七里。為橋三十有四。立亭記名其上。瀆陽之北有黃茅峽。路坦工易。不記。獨記其大者。鑄於峽之東石壁。李非菴曰。三峽稱最險。而筆之奇險。足以副之。柳文中得意之作。

青溪別業記

青溪別業者。為金陵鶴間朱先生讀書處也。予未至其地。其勝槩則不可得而知者焉。今得而記之者。蓋因其嗣君林修為予道其詳也。林修於茲歲甲子春。自金陵來粵。袖圖示予曰。予族始家四明。至予祖雙塘公。值流寇之亂。以越地瀕海不可居。遂徙家金陵。父鶴間公。以孝廉歷宦荆楚。雖清白所遺。而堂構恢廓。頗稱名閥。有別業在秦淮。名青溪者。為予祖父及予身三世燈火之地。茲圖是其大略者。君其為予記之。予按其圖。青溪為秦淮勝地。唐詩人王昌齡曾卜

居於此。而別業隸其中。園林泉石。左右環遶。其最高而迥出城堞者。曰塵外樓。鷲嶺蔣陵虎踞諸勝。隱然在望。而沿溪一帶。閣其上者八九。可弈可釣。對岸遊人曳屐扶筇。往來短筇竦柳間。凡圖之所有者。皆可書而記也。雖然。人當役境。不當為境所役。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而不改其樂。有舜禹之心。則雖天台雁蕩羅浮。以及鄱陽洞庭。偉麗奇絕之景。祇如其胸中文章之所變現。有顏子之心。則雖一簞一瓢。皆足以寄其心。齋坐忘之懷。况茲園林泉石之勝。有可樂而可遊者耶。自非然者。吾懼其誘于物者必

多也。此林修所以欲記之。而有所取舍於其間也。嗚呼。知林修則可以知鶴間先生焉。於是乎書。魏昭士曰。即就圖上描寫。不另出己意。却已委曲記盡。後忽換筆寫聖賢心地處。正是寫自家胸臆處。固自不可及。

重修風度樓記

唐故丞相封始興郡伯。謚文獻諱九齡張公。舊有祠。邑人思之不置。復於闌闌中建樓曰風度。公為明皇帝所稱。故表而出之。宜矣。顧何以處吾後人哉。韶當

南北孔道。而樓復巍然當城四達之衝。使天下人過此。靡不顧瞻徘徊。指而稱曰。此唐名宰相張公之遺蹟也。則欲思而齊之者。斯非其模範歟。而吾後人更不能繼公而起者。則甚可慨也。燕嘗登樓而望蓮花芙蓉諸峰。迴環聳峙。而滇武二流復淵源若此。而寂無一人再興其間。山川之靈。當不若是。况以五百年之說卜之。自公至。余襄公三百年。自余至今。已五百餘年。使其間或有應運而興者。斯其時也。而尚闕焉。有待者何哉。豈果無其人耶。抑或有人。文章如公。人品如公。不幸不為當世所知。而功名爵位。或若不及。

而遂泯滅無聞者。未可知也。然安知其功名爵位。終不如公也哉。斯其人若不在制科之士。則必在布衣好古之流。非特立自命如吾輩其人者。又烏足以當之。雖然。公之上。又有孔子。孔子刪述六經。詩是其一者。公之詩。溫柔敦厚。得孔子之詩。故人莫不有志。而惟以能遜人。即同輩亦甘於不若。况公為唐以來第一流人也哉。若不然。則聖人可學而至。非虛言也。樓不知。創自何年。興廢不一。今復傾圮。邑人某某謀欲新之。越三月工竣。屬燕為記。因書此以告同輩。若公之文章相業。載在史冊。可攷而知者。不復述也。公有

遺像為吳道子筆。宋孝宗皇帝題讚。因屬名手擬臨一幅其上。使人見公之風度。若或在者。有文集若干卷。板藏於此。千秋金鑑錄原稿不傳。此為後人所假託。燕已著說燬之矣。今祇存其名。康熙甲子七月日。全邑後學廖燕記。

劉杜陵曰。若寫文獻相業。屢紙不盡。且人人知之。焉用再說。此獨將胸中鬱勃。登樓快吐。一番豪氣。直壓百代矣。安得不推為文獻之後一人。

相江書院記 權關王戶部觀風題

相江書院。舊名濂溪書院。宋寶祐二年。提刑吳燧請於朝。賜額改今名。予嘗訪其故址。而殘碑斷碣。無復有存者。蓋已廢為丘墟久矣。然攷邑志。宋揚大異為周敦頤。濂溪建此。故雖改今名。而人猶口濂溪。不置。豈非重其道耶。道莫盛於孔子。自孔子而秦而漢。以及魏晉唐。至於宋。濂溪始行大極。以大其傳。則道之在濂溪者。亦無異於在人心者耳。人誠由此而力求之。雖孔子不難至也。况濂溪耶。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斯即其

意歟。使得此意而存之。則雖謂書院至今存可也。不然未可恃乎。此也。書院在筆峰山麓。屢廢屢興。鼎革復廢於兵燹。惟餘荆榛片址。絕無可記者。權閔王公。偶以此命題試士。予欲同人共勉於道。因畧述其旨。如此。或曰。然則不稱濂溪而稱相江者何名。以賜額重也。相江云者。以邑人張公九齡曾相開元云。

魏和公先生曰。記書院歸重道上。道必以孔子為斷。議論正大。筆復簡健。可法。是兼醇儒才士之勝者。記舊名。記賜額。記地。記興廢之時。雖絕無可記。却已記盡。

外傳九曜石記。其辭而體。到。一。身。法。外。其。不。錄。此。並。九曜石亦名太湖石。南漢劉龔據粵時。鑿西湖百餘丈。取太湖及三江所產佳石實其中。以為宴游之觀。數值九。與曜數合。故名其實太湖產也。予初來穗城。遍覓之不得。茲歲癸亥。復跡之。始得其處。曰流水井。或曰。即古藥洲也。石卧其側。數之得。一十有九塊。蓋因斷壞過半。遂溢其數耳。糞壤壅積。瓦礫與俱。予為摩娑徘徊。太息久之。當南漢之盛。富貴甲天下。計其時。臺榭珍玩。雄傑偉麗。極東南之美觀者。何可勝數。又其賓客往來從游。臨流把酒。向石而留題者。亦豈

可及。今皆已泯滅無跡。惟茲數石得以久存而不毀者。不可謂非石之幸也。然石雖存而棄之道。傍未嘗有過而問者。則與泯滅者無異。予好之。無其力。世有力者。而又不。知好。或視為迂濶無用之物。不如珠玉犀貝之有用而可寶也。豈得謂之幸歟。雖然石之偉岸怪竒。必有知而好之。將來位置品題。當不減嚮時之盛。予獨於荒涼寂寞時。數往觀焉。者固見予傾倒。於是石且不欲待衆人之好。而後好之。類時俗之所趨也。相傳歲久。湖湮而石亦陷沒。迨某年間。一營卒夜卧。忽有物凸其榻而動。怪之。急起視。見石從地起。

即此石也。事頗怪。或石之靈異。未可知。或無其事。俱可存之。不論石多名人題詠。不能悉記。又大半漫滅。碎裂。獨一石玲瓏完好。視其文。則九曜第一石也。旁亦有一石。已缺壞。倒地上。有五指痕。號仙掌云。

李非菴曰。予過羊城。曾訪此石。石之偉岸怪竒。誠如柴舟所云。篇內寫石。幸與不幸。備極感慨。末幅借事點綴。筆筆欲仙。真作記妙手也。六一公後罕見此文。

朱氏二石記

英石稱天下第一大小各殊扣之皆作金玉聲形狀詭幻百出或成人物鳥獸林麓之形其絕佳者至莫可物擬雖善形容者極力描畫之終不得似然不識者見之輒歎以為佳遊斯地者莫不竭力購之至不可得而後已朱子林修來嶺南得大小石二絕寶異之客至則出賞鑒品題世遂稱朱氏二石屬予為記予思先林修而得石者當不一而足而絕無聞焉此獨見稱者何哉天下之石多傳靈璧得非以米元章好之之故耶然英州實勝靈璧其後元章謫滄涯尉

地與英州近躬自搜取得一異石大喜呼拜其前稱為石丈然後知天下又有所謂英州石者安知其不以靈壁為劣而悔昔者好之之過也而世卒莫知定其高下者况人之才蘊於胸中雖同輩不及知而謂世人能窺測之乎雖然靈璧石雖佳微元章幾不傳今林修好學而工詩多才而善鑒二石較之靈璧未知孰勝要之因人而重則不可誣也然所好豈無有進於是者乎英州之北有具磊砢之姿蘊烟雲而含萬象為造物之所鍾不幸不為世人所稱而尚埋沒於泥塗草莽間者林修儻見之歟

毛會侯先生曰。絕不寫二石形狀何似。但將靈壁英州較量一番。用意蘊藉之甚。而筆精墨華。又復光芒四射。末一結則感慨係之矣。具此妙才而使之歎不偶。是人反不如石也。吾不得不為柴舟叫屈。

芥堂記

康熙二十有一年七月日。家弟佛民於其居之北隅。面南築室成。額曰芥堂。屬予記之。予思予詔為古揚州地。昔人謂中州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於是焉窮。

然詔居粵上流。實開五嶺風氣之先。於是焉窮者。亦於是焉始。故其地多讀書積學之士。而書堂園館。亦因之而衆焉。當其盛時。城郭內外。井烟互覆。呬唔絃歌之聲相聞。南郊水西之地。別業多至數十百間。皆因丘壑自然之勝。而邑西南三里。名緣匪山房者。亭沼竹樹。周遮蒼郁。尤稱勝蹟。予曾講業其地。彬彬然可謂極盛矣哉。迨後鼎革。繼經楚逆之變。由是昔號為名勝者。今皆蕩為丘墟矣。數年來。求燈火片地。了不可得。而畫粥斷齋之士。至寄跡破刹敗院間。亦其時然也。茲堂幽僻。軒殿旁多餘地。可池可野。予亦得

飲讀其中。意欣然樂之。雖然。時有盛衰。則物莫不有興廢。其效已見於前矣。然豈無有不可廢者存耶。周孔之道德。班馬韓歐之文章。窮天地亘古今行之遠而彌彰。歷之久而愈熾。蓋不與凡物為類者。又安有或廢之足慮哉。盛固常興。衰亦不廢。嗚呼。人能為其不可廢者。則此堂有敝。此道常新。况堂亦可因之而不敝者乎。堂之西有九成臺。蘇子瞻為之銘。雖屢經世變。而斯臺得巋然獨存者。豈非文章之力哉。而深於道德者。其可知也已。乃為記此。以告佛民。亦將與吾黨共勵焉。至堂以芥名。其取義深淺。必有能辨之者。故不復云。

魏和公先生曰。寫得書館園亭錯落可喜。未復歸之道德文章。此是柴舟生平得力處。往往拈出示人。俱見婆心。

隱樂亭記

鑑湖吳君某。嘗仕於朝。以忤權貴見斥。遂拂袖歸。茲歲乙卯。築室於鑑湖之西山。又於其居之南。構亭曰隱樂。亭成。乃不遠數千里。走書屬予為記。予未嘗至其地。親觀所謂隱樂亭者。不知亭左右何山何水。林

木之濃淡。廬宇之內背。而但從亭名。以想見其隱居之槩焉。則雖不知其山。而隱者所在之山。必從巖而葱鬱。巖壑幽邃。蘭桂生而麋鹿遊也。則雖不知其水。而隱者所在之水。必浩蕩而滌洄。沙石雜錯。鷗鷺翔而網艇集也。修竹茂林之下。則隱者之廬在焉。時見君撫琴於其間。或倚嘯行吟。放扁舟以垂釣。結伴侶而採樵。優游卒歲。而忘其身之得失也。此予所能想像而記也。其他景物之變幻。烟雲嵐氣。四時出沒。而無窮。雖造物不能預設者。予亦不能想像而形之。言焉。至若想像之。而於斯亭之景。或然。或不然。則予又

不得而知之也。雖然。古之君子。以隱稱者多矣。予獨怪東方朔。仕漢為上卿。以譎諫名。可謂得其時矣。而乃自稱避世金馬門。豈真隱者流耶。欲進說於其君。而借此為名。以免雄主之忌也。則雖謂朔以仕為隱可也。然魏侯生隱於夷門。而乃教公子無忌。竊兵符以救趙。欲何為者耶。徐洪客已為泰山道士矣。而乃上書李密。密不能從。及後兵敗。始思洪客言。至欲官之。而洪客已遁矣。使密能從其言。吾知洪客必不以黃冠老矣。則雖謂二人以隱為仕可也。今君以直道不容於時。雖欲為東方生。而不得。况為侯生。洪客之

二十一 水堂集 卷七
為者乎。宜有以樂乎。此而不出也。嗚呼。蓋其時云。
高望公曰。空中想像。下筆如畫。未幅寫出。隱者二
種人來。可謂英雄冰鑑。

品泉亭記

韶芙蓉山有泉曰玉井泉。松數千株覆其上。泉出松
石間。性甘而冽。剖竹引流。直與厨接。蓋山寺之最勝
者也。泉之右。舊有亭久圯。斷碑苔蝕。字殘缺不可讀。
不知幾歲月於茲矣。履其勝。稽其時。則欲修而復之
者。將於是乎。在戊戌。凌公來宰韶首邑。教養兼舉。三

年政成。乃構斯亭。較舊加闢。幽敞而明。因顏曰品泉。
命燕記之。燕韶人也。惟韶知韶。粵之水以瀕海而多
鹹。韶處粵上流。故其水獨甘美。然韶之為治。居湏武
二水中。武水出郴州臨武縣。道經宜章樂昌。至府治
西南。與湏水合。較湏水一升。獨重二兩。有奇。則韶之
水。又以武為上。茲山居武之陽。宜其泉之甘芳。清冽
遠出。諸水上。為公之所品。隲且以名其亭。使後人稱
道傳誦。而不置者。良有由也。然陸鴻漸著茶經。品天
下水曰。某為上。某次之。某為下。下而獨不及此。豈泉
不有幸。有不幸者歟。况乎懷奇抱道之士。耻於自干。

不遇人品題賞鑒而終身隱伏於泥塗至老死不得見知於世者又曷可勝道哉燕固賀茲泉之遭也雖然韶之東有湧泉為太守杜公所賞邑人余襄公作記又東之南有曹溪先為西僧智藥識記至今為惠禪師卓錫地韶之泉抑何遭遇之多幸歟然則燕之所致羨乎公者將不在是或曰公尤善品士故一試即首拔子燕不敢對公亦曰使予品士當如斯泉公諱作聖號睿公五河人壬寅三月某日記

林草亭曰記事之文而寓以議論感慨便見關係動人未將已事一點真鏡花水月文字何處復有

此種筆墨

此種筆墨之流散口筆語事無辨論語法非此則其樂韶亭記

韶之為郡在粵西北為五嶺門戶居東西滇武二水中東由滇江出豫章通江南會稽魯燕諸處為東關西由武溪通荆楚河南關陝川晉諸處為西關凡粵之玳瑁珠璣犀貝與夫珊瑚象牙沉香梨棹金鐵器血之屬及日本琉球交趾東西洋諸外國奇珍異寶絡繹交馳接續不絕巨艦細扁商人旅客之所攜載靡不經由停泊於此候投單上稅驗放然後敢行非

二十一 松堂集 卷七 十四
是則不能徑越而飛渡焉。其商旅貨財湊集之盛如此。司其關者皆優游坐鎮。指麾商客。無簿書訟獄軍馬之繁。以擾其心思。志慮有仕宦之榮。無形役之苦。莫不至此而樂。樂而不忍去也。西關名遇仙。其來已舊。為本郡屬攝理。東關名太平。國朝康熙八年始自雄州移至。與遇仙共二關。適年俱署戶部二員。兼主其事。歲滿報命。永為權關定例。越十有一年。廣陵某公始由戶部員外權關於此。至之日。釐權吏之積弊。來遠人之謳思。政清無事。乃於署西得隙地。構亭以為休息之所。顏曰樂韶亭。屬燕為記。夫韶非所

稱風土和柔。人士愿慤之善地者歟。宜其有可樂者在矣。而况乎山川蜿蜒而倣詭。為古名賢往來樂遊稱道而不置者。又比比也。然仕其地者。往往得其苦而不得其樂者。何耶。豈非利慾之有以溺其中。而簿書之有以勞其外也哉。今某公無是二者之累。權關之暇。時與僚屬讌遊。嘯傲於韶石芙蓉湏武二水之間。倦則歸休於茲亭焉。信乎能樂韶之樂也。况乎能因民之樂而樂之。其樂又豈可既歟。公嘗課試韶士。品薦贈遺。皆有以得其歡心。不獨能樂韶之樂。而且與韶人共樂其樂。樂而不忍去。而韶之人亦不欲公

之。去。思。有。以。留。公。而。不。得。也。是。皆。可。書。而。記。也。因。書。於。茲。亭。以。頌。公。之。德。焉。且。以。告。斯。地。有。斯。民。之。責。者。宜。皆。有。以。樂。其。樂。也。

黃少涯曰。大起大落中。復極悠揚盡致。純乎大家之文。

修路碑記代

予奉命。權關來韶。似除征稅譏人外。皆非予責也。况道路乎。然事隨情生。情隨緣起。其他固無暇及。惟自部署至風度樓。出相江門。至關廠亭。及汲道塔磴。

予權關朝暮出入。必經由此。視他路為有緣。今皆傾圮已甚。而不急為修葺整理。致行旅有蹶趨挫折顛仆之患。忍乎哉。况予宦韶已及一載。與韶千萬人為緣。千萬人又與韶之路為緣。緣既有在。情即隨之。今將報命北旋。若復恣然徑去。其將何以為情耶。因與某公捐俸修砌。計街若干丈。臨河汲磴若干級。易舊為新。易細為巨。易仄為平。咸恃石為功。時工將竣。而予亦將別韶去矣。古人臨別。必用一物以相贈遺。云以將敬也。然今欲以一物贈千萬人。使千萬人皆可遍及無遺。勢必不能。今以

千萬人共由此路。因修此路，以便千萬人，且可垂之千百年而不可朽者，將以此贈韶之人，韶之人其肯却之否耶？以石贈人，古亦有行之者。蘇端明以怪石供佛印，又稱耐久，明為石交。他日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此石不朽，此路長存，則予與韶人之情之緣，雖千古如一日也。此則予砌路立碑之意也。若以王道蕩平為言，則予豈敢。

劉漢臣曰：奇情至理，成此妙文。然亦是此題中必有文字，特人不會搜取，遂讓柴舟獨步。

改舊居為家祠堂記

韶俗家不立祠堂，豈非缺典哉？予族祖籍豫章樟樹鎮，洪武元年始祖宣義公始移居□□□曲江城東武成里。至六世祖仕賢公，復徙西河大廟坊，族衆頗繁。迨後十一世祖熙寰公，欲立祠於室東，偏以奉祭祀而未就也。十三世傳至不肖燕家，世中落，復值楚逆之變，靈舍殘破，存者僅剩四壁。時有弟某出贅鄉居，燕亦返城東故里，而舊居遂為廢墟。然而祖宗靈爽實式憑於此，為其後者又烏可漠然置之也哉？燕嘗往返其處，顧瞻形勢，舊居西向，議於此地，改為祠。

堂東向。背山臨溪。湏水來朝。與武水匯於址。而南去。無所見。左右環抱。靜好如立。缺外而望。其內先靈棲此。無異於昔。且增勝焉。於情法為宜。僉曰可。堂成立。始祖宣義公神主。而以高曾祖考妣。至祖父考妣。凡若干主。配享焉。諸從祧者。以其時將本主埋於墓側。如家禮法。春秋舉祀於此。顏曰。廖氏宗祠。嗚呼。自洪武元年。距今三百三十有八年。合一十有三世。始克為此。豈易易哉。由前而觀。祖靈之所依止。以及合族昭穆世系。將於是乎。在由後而觀。子孫歲時伏臘。教孝教弟。或能立光裕昌大之業。燕尤禱祀求之。然要

皆自今日立祠堂。始堂右。舊有二十七松堂。為燕燈火之地。同時毀於兵燹。今雖徙居。然夢魂猶常遊其間。燕將率子弟。隸業於此。如二十七松堂焉。或曰。以祠堂為別業可乎。予曰。不然。韶俗有別業而無祠堂。或因此而為轉移之一法焉。又曷為不可記之時。為甲子立春前三日。

魏和公先生曰。說得祠堂如此。鄭重關係。與先儒制禮之意。脗合。可想中間敘述祖孫遷次相地建祠一段。苦心處。惻惻動人。文章惟真。故妙。此真妙而可傳者也。起結俱以韶俗為言。其用意可知。

新建皇岡橋碑記

按郡輿圖記自北至仁化縣界八十五里自西北至樂昌縣界四十里其道較仁邑為近而險則過之然天限之矣郭北一里許有澗名皇潭水道通樂邑為曲邑一十二水之一而此水為最此豈所謂勢近而最親者歟澗介筆峰皇岡之間下合武水遇山泉陡發則汪洋巨浸無舟則不能利濟此豈所謂勢難而可畏者歟顧其先業已成橋以木為之而壞於海若則水害之也予獨思夫天下之物惟水居多五行雜之萬物乘之水之為害倍於水之為利然水與水敵

則水勝水與石敵則石又勝五行言土不言石石蓋居土之內然水常敗土而石獨能制水道固有宜於剛者耶又思水之為性浩蕩漫行當其奔潰怒流波濤起伏頃刻數十百里而我獨橫當其衝逆來順應使其安常利故而不敢放滔滔汨汨入溪流而下江海事至而不驚事去而遂已無所事事而事已無不治焉道固有宜於柔者耶易曰乾剛坤柔又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屬陽剛道也六屬陰柔道也剛柔合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况治水云乎哉是橋經始於乙丑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濶一丈三尺長五丈

八尺有奇。

張泰亭先生曰。板板作四段。寫章法奇甚。中間多作奇恣閃忽之筆。固足眩目。

魚王瀧神廟碑記

跨魚王瀧有廟曰大士閣。大士非司水也。司水者為海神洪聖諸神。而以大士主之。遂得血食。茲瀧也。瀧之源出翁山。經英州邑治。然攷翁志不見載。獨載英志中。名神前灘者是。則以其所在者為據耳。自縣治舟行一百三十里。至鯉魚石。十餘里皆瀧。而此瀧尤

險惡。神禹治水鑿山。山間流湧急逼。不能盡剗。餘石壅而為瀧。高下巉崿。嶠嶇。劍削鋒錯。勢怒而橫。水石搏激。雷轟鼎沸。舟一遇失勢。則淪溺破碎。不可救。故舟行至此。無不恐懼。登廟拜伏。獻酒肉。默禱。復請土人扶舟。而後敢發。臨發之頃。客人皆舍舟岸行。視去舟如箭。頃刻不見。行數里。前舟已泊岸。候其奇險。端急如此。遇厄不必言。若幸無事。則必舉手加額。歸功於神。神亦似威靈。取效有異於他方者。而不知人力之為之。至於是人情。緩則難為。恩急則易見。德大難當前。而彼復有以挾我。其見德固宜。况患難急遽。

性命攸關精神一往而不可遏誠與誠遇鬼神為我而我亦為鬼神雖憂虞險阻有如御風而行况下此者乎然已神之矣自此至連灘踰石壁潭龍始盡水勢稍平而神亦不居焉詞曰

翁山有流石飛濤起其名曰瀧惟神安止神亦何憑恐懼是乘事危慮熟禍或成福惟我知神惟神依人屈伸往復無物有痕維此鄉庶以萬代未履險而安神功是著遺廟江湄奠竿奏詞刻之灘石千古於斯魏和公先生曰用筆矯悍亦有瀧水之勢柴舟好寄遇此等題正當有此妙文耳中具至理鬼神

聳聽

遊碧落洞記

郡志載碧落洞巖壑絕奇茲歲癸酉四月三日予與廣陵周子象九始得一遊焉舟自英州至饒頭山登岸行數里遙望洞口而東窰開而斜入洞形軒敞橫山而空其中前後通明如複道然路出洞內自洞後來者倚巖架木行人魚貫側轉若稍傍睨則目眩股栗而不能前然有肩負過此疾行如飛者蓋不可解也水淙淙然從洞後透迤流入至前洞口築堤橫截

蓄水為深潭。魚穴其內。日光射入潭中。見魚大小。浮沉突隱。突見時。日已向午。同人縱飲堤上。戲取食餘。擲水上。魚數十頭。爭出吞呷。梭躍有聲。因呼善網者。捕之。終莫能得。然予志亦不在得魚。任之而已。洞壁陡峭。上多名人鐫題。然有不足記者。旁一巖頗深邃。為某仙煉丹舊蹟。巖口有望仙亭三大字。亭址猶存。傳南漢越王曾築雲華御室。避暑於此。有老叟出獻金丹七粒。却之。仍匿藏巖壁最深處。老叟隨隱不見。世稱名山奧區。為神仙窟宅者。非耶。住洞僧皆傍巖為屋。獨一僧瞑坐石龕內。貌頗異。問其名字。不答。同。

住僧云。此僧自楚來。不言名字。寓此已二載矣。人施以錢帛。皆不受。每夜獨出。以手折樹枝。作薪。易米。日。生啖數合。以為常。暇則趺坐念佛。號生不識字。然諸經皆背誦無遺。試之果然。仙佛多幻跡。人間豈有不可知者。在耶。附記於此。亦猶郡志附傳云。

周象九曰。山水與性情相深。方能即事成文。曲折盡致。紫舟胸中丘壑。筆底烟霞。無恆其然。末段為高僧作一小傳。記中別調。亦絕調也。

遊潮水巖記

英州志稱清溪境有山高數十仞而潮出山之半方潮將來時巖內發聲震動如雷乍轟隆隆然響振林木須臾山泉洶湧迸出奔潰怒飛盈山溢壑不可遏止少頃徐歇已而復然號雌雄潮暮復如是與海潮應或曰其山下與海通理或然也茲歲癸酉春三月日子始與周子象九往遊焉時方晨初山嵐欲斂旭日將舒環巖審視泉出巖隙細流涓涓掬飲而美予二人方凝坐待潮忽菴僧前謂予曰此非潮時也將雨始潮潮多雨後及詢土人皆然予思英距海千有

餘里地脉與海通否皆未可知獨是泉味甘冽與海水鹹濁迥別况潮應雨前後久晴則不然其故可知已予候將午潮聲寂然始信僧與土人不予欺也天下事耳聞不如目擊豈不然哉或曰然則茲山獨潮何耶予曰予亦知其與海潮有異而已若欲測其所以從來則海之潮汐其從來亦可臆說歟造物好示奇於天地與英雄之所以用其奇俱非世人之所知者豈獨一潮為然哉因記之以遺後之好事者

遊丹霞山記

予遊丹霞至再矣。茲歲己卯。晉江蔡子雪髯來韶。心
艷丹霞甚。強予再遊。不得辭。時友人李子宏聲。男瀛。
從焉。於是記之。曰。四月二十一日。晚抵仁化江口。次
日由江口抵銅鶴峽。望觀音石。彷彿花冠瓔珞。江水
繞山三匝。舟行忽遠。忽近。皆與像相值。而像之正背。
側面。望之無不極肖。者是夜宿潼口。二十三日。舟轉
潼口。已近丹霞前山。山下為放生潭。水為山光樹影。
倒映。綰深。皆作碧綠色。故又名綠玉潭。是也。仰觀層
巒疊嶂。羅列如畫。疑無不知。此中有勝地者。而必俟

之數千百年後。人事遲速之不可強。亦猶是矣。舟抵
護生隄。登岸沿隄。修竹圍繞。左折至磴道。曲折而登。
每至折處。李子輒拾片磁。畫石上。記磴數。至半山亭。
稍憩。又行。夾路松陰。虧蔽不復知有暑氣。路左石壁
陡立。右偏下臨深壑。竹樹間之。望之不甚了了也。臨
關門。倚闌望衆山。皆在趾下。闌之下有小徑。左折而
行。下臨無底。稍前。兩壁夾立。中露天光。名一線天。以
路險而止。且欲登山。未暇也。李子畫石記磴數。至此
凡得四百一十九級。云入關門。右折為葦橋。橋下荷
葉田田。恨尚未花。稍上。即三巖高處。為李文定公諱

茂故居。今為客堂。僧迎入。進茶畢。循廊左行。有泉一泓。清澈甘冽。為芳泉。上為松嶺。松數百。皆大數圍。聽松濤。颼颼不忍去。前為竹林巖。是時箏新成。竹粉籜初褪。淨綠娟娟。一碧無際。林中為正氣閣。供漢壽亭侯像。閣後峭壁插天。右望隱隱見海山門。如在天半。予顧同遊。指曰。明日從此上海螺巖。衆頗有懼色。然亦急欲試之。以將暮而止。左折入一巖。不甚深。巖瀑霏霏。時濺客衣。稍入則不能去。丹霞之右。路盡此而山勢則殊未盡也。復循松嶺上雙鏡池。池因巨石形勢鑿成。內種荷花。傍有小石几。可坐啜荷香。少頃返。

客堂舊路由藏經閣後登紫玉臺。領畧諸峰形勢。時有小鳥飛翔松杪。紅綠異色。僧云。山多各色鳥。別山無之。亦一奇也。二十四日晨起。復由松嶺數折。至絕壁下。攀鐵鍊面壁而上。至御風亭。為海山門之半。小憩復上。路益高而陡。至海山門。神稍定。扶筇右行。至海螺巖。澹師塔在焉。師為閩山第一祖。予曾從之遊。今別一十有八年矣。為下拜。泫然者久之。左轉為龍王閣。閣下有池。泉涓涓出石隙。池深濶不盈丈。此豈龍潛之所耶。抑龍為神物。得點水便可飛騰。則此一勺之多。亦可藏鱗伏甲也。稍前為雪巖。望皚慧菡萏。

麒麟與夫天台綠蘿玉笋。負子七如來諸峰。歷歷可數。而綠蘿峰則為壽春萬子欲曙約予偕隱處也。予夢寐不忘焉。再左轉上舍利塔為丹霞絕頂。大抵此山從斗母閣而望則可盡山之前面。從紫玉臺而望則可盡山之左面。從雪巖而望則可盡山之左右與背面焉。惟此絕頂周遭遠眺杳無窮極。而百千峰巒高下怪竒。簇擁茲峰。蓋山水之巨觀也。隨下迤北渡虹橋嶺。長如虹故名。登頓數折。至片鱗巖已倦而餒僧為炊食。山中諸巖多面西。惟此巖南向。軒敞而高。為此山之最勝者。予周行審視。覺前雪巖所見諸峰。

至此又成異觀。蓋峰有定形。特人行高低遠近莫定。而峰形亦隨之而變。况朝暮煙嵐變幻不一。而人之心目亦遂為其所眩。不復能自作主而遊者反以此而取快焉。此惟善遊山者能知之。去此又有朝陽巖。禺山石室。景絕勝。以路險難行。且將暮遂返。至水簾巖。明季賀康年曾挈家避難。隱此。薪爨烟墨猶存。再折一巖西向。時已薄暮。西方霞起。爛若五彩。光射巖內。林木閃爍。巖名晚秀。真為此巖寫照也。急下山。至海山門。俯首下視。神為之戰。身去鍊尚一二尺。側身坐定。先將右足踏磴。然後徙左足。始得扶鍊而下。似

上易而下難者。蓋上可面壁。故無懼。而下則不得。不
外望。俯而扶鍊。故也。蔡子曰。此路宜略斷。寬以便遊。
履。予曰。不然。此山之奇。奇在險。非此則無以見其奇。
且遊山。豈厭奇險耶。甫至簷廊。天忽大雨。同遊且驚。
且喜。凭欄看山中雨景。雲氣忽從欄外擁入。一時對
面。不能見物。衣履欲濕。予亦幾飄飄欲乘雲飛去矣。
須臾忽霽。二十五日出關門。復至山趾。右行茶樹林
底。折而東。皆懸巖峭壁。人言巖外。聲應巖中。歷石磴
數折。入夢覺關。瀑布從丹霞山頂飛下。滴瀝有聲。又
數武。有瀑差小。循瀑仰睇。頭為之眩。有巖稍濶而隘。

巖側有墨書出米巖三字。相傳曾有米出於此。以給
僧衆。僧屋皆傍江。就巖磊成。稍進為佛殿。前有樓。可
以登眺。隔壁又有一巖。蓋就此一巖截而為二者。軒
豁宏敞。較丹霞之巖更逾十倍。巖頂有鱗甲浮起。色
如苔痕。翡翠濶三尺。有奇橫且二巖而長。透迤天矯。
宛然神龍飛掛其上。特不見首尾耳。巖得名錦石。以
此傍有石如榻。名仙人牀。下臨深潭。即仁化江也。烟
帆上下。沙石雜錯。對面金盆獅子諸峰。明媚相向。身
在畫中。而畫外有畫。寧復知此身在人間世耶。日暮
返山。明日買舟而歸。予遊丹霞。至是凡三往返。始則

予一人獨遊。再則為古杭馮君彥衡拉予同遊。至此則蔡季二子與予男弁從者某共得五人而遊焉。又始與再俱再宿而返。此遊獨越四宿。因得山之梗概。蔡子善畫。擬作遊丹霞山圖。予先記其畧如此。時四月二十六日也。

新建文昌閣記

代

是歲夏五月。重修文廟。告竣之明日。僉議於宮墻左側。立文昌閣以補巽位之缺。予復諾之。閣成。乃為記曰。自孔子以文設教。匪特經書子史為然。雖天地山川萬物。莫非斯文之所散見。則文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豈非亦猶道之不可須臾離者歟。然文即道也。道外無文。故孔子教人以文。亦教人以道云爾。雖然。予嘗搦管為文。或苦思而不得。或偶然而得之。且其所得者。若有所出於意料之所不及。他日人讀其文而驚焉。曰。是必有神助者。則鬼神又為文之主宰。理或有然者歟。傳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蓋言道也。費之則為文。隱之則為道。為鬼神其殆一以貫之也哉。俗傳文昌神。姓名事實多不經。予按文昌星名。魁亦斗首四星。後漢志稱魁方杓曲是也。今俱為像祀閣上。從俗也。然則孔子之謂文與文之所以為道。為鬼神

者。又。從。可。知。矣。夫。

張泰亭先生曰。議論正大。而用筆又極其簡淨。南豐集中得意文字。

湯中丞毀五通淫祠記

去蘇州城西二十里。為上方山。又名楞伽山。上有五通神祠。相傳太母一產五子。歿為神。能禍福人。俗稱為五聖。又稱五殿靈公。吳俗淫而信鬼。故祀五通神。惟尤盛。自歲首以暨除夕。殆無虛日。雖嚴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不絕。五通固喜淫。婦女被所魅者甚衆。從前婦女入祠者。相戒不得艷妝。近則

治容。袿服。釵珥。縱橫男女。雜踏。往往目成。無之姦巫淫尼。闌入人閨。閫競相煽惑。反若以淫誨淫。遂至有不堪言者。吳中之風俗。蓋如此。康熙己巳歲。公以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適諸生李某有女。為五通魅死。忿控於公。公出示禁祀五通。未幾。值太母誕辰。祀事之盛。喧動四隣。公聞之。震怒。躬率有司。民壯抵祠。所取諸神像。盡投諸水火。併檄所屬。敢有匿五通像而私祀者。以死罪論。具疏上聞。永行禁止。凡奏疏文移。禁約與事關五通。作為詩歌古文詞者。公復為之彙刻。流傳俾人人曉然。知淫祠當毀之義。嗣是吳俗為之

少變。皆公以正氣毅然行之。不為禍福所撓之力也。先是五通見夢於土人曰。吾不久去此矣。今楊公椒山來。吾當謹避之。蓋以公為椒山先生後身云。公姓湯諱斌。號潛菴。睢州人。

予於丙子歲來吳。時公已去。吳捐館舍數年矣。吳人至今頌公之德不衰。其述公毀五通淫祠巔末尤詳。予按五通不過一淫昏之鬼耳。有何禍福之能為。然其說或可以愚庸人。而斯土之賢士大夫亦在所不免何哉。豈習俗之能移人。一至於此耶。使非公為狂瀾砥柱。將不知何所底止也。吳人立

祠祀公。予入祠得拜公像。徘徊瞻仰歎息者久之。因畧記其梗概。立石祠側。以見公善政之一端。并以儆世俗之淫而信鬼者。自記。

重修惠妃祠碑記

去英州城西行十五里。鄉名麻寨。山麓有惠妃夫人祠。神卽英產也。按本傳稱神虞姓。生禦黃巢有功。卒後復顯靈殺賊。累封顯祐正順惠妃夫人。傳所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非耶。歲久祠將圯。適子友周子象九自廣陵來寓茲邑。慨然捐資修葺。易棟桷之腐。撓補瓦甍之破缺。粉堊彩繪。煥然一新。而屬予記其

事予思神為斯土之所倚庇。則祭祀之專誠。廟貌之嚴肅。自當視他處。惟加謹。乃修葺致敬。反得之異地之人。豈神之靈。祇可以感遠而不足施之於近耶。抑興廢固有時也。方巢暴起。亂唐屠戮。幾半天下。所向莫敢當。而神以一女子擊走之。使吾韶得免蹂躪之慘者。神之力量也。然當其生時。曾未聞有尺寸之封。沒僅廟食茲土。又僻處山谷。禱祀潦州。無專誠嚴肅之觀。不亦重可慨耶。而世輒多冒功徼倖。得以膺高擁厚。終其身而蔭及子孫者。亦獨何哉。宜象九嘉神之功。歎神之靈。歷數百年。如一日。而為之一新。其故廟。

者也。雖然。象九少壯從戎。功垂成而不居。與神無異。此時相視。莫逆當必有默喻於心者。則今日此舉。又豈偶然也哉。祠凡三楹。最後奉神坐像。右側為梳妝亭。石壁有五指痕神跡。宛然亭覆其上。故凡神之靈。與人之所以莊嚴其神。皆可連類而詳記之。予與神為邑隣。法得備書。并繫以詞曰。

楊子江遇風暴記

歲戊寅會稽朱公靜公先生。自雒州別駕攝篆吾曲。一日語燕曰。予於康熙丙子秋。有事北征。舟抵長江。華陽鎮。將近雷港。風暴忽起。急呼進港以避。然風濤。

愈猛一時急不能前而舟反被風橫入江心正危急間復聞尾梢一聲舵已摧為兩截舟益歌側震蕩舷與水連勢危欲覆合舟驚啼予亦自知不救惟向空默禱而已未幾同人忽報舟已逆風過江抵岸矣然岸勢凶險土人言舟經過鮮有全者幸卒無恙要非神力不至此神有廟在雷港二里許予其為我記之將勒石於廟以彰神功燕思鬼神之說屢見於經傳雖孔子亦嘗言之豈有有其名而無其實者耶予粵有航海者若遇怪風則哀號天妃神忽聞花香自遠而近其舟即可免又聞其舟將覆若或有鬼物披髮

呼拜其前或躍入舟中屢有見之者鬼能覆舟則神必能護舟公之得濟無疑然世亦有禱而不驗者公獨毫髮不爽何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豈有隱德而神故為之輔者歟公率性爽朗有晉人風攝篆英德與攝篆吾曲俱有惠政則當日之事雖神之力使然然亦知公之致此者固有在也鬼神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因記其畧如此天妃為海神今河神者相傳謝姓為宋之殉難黃河封金龍四大王云

八卦爐記

俗傳西遊記稱李老君得孫悟空以八卦爐煅煉之

悟空得異門一躲。吳為風火不能侵。故得無恙。且反因以為功者。其言雖不經。亦可取而味也。予性多不羈。然以貧故。不得不為童塾師。塾中嚴禁拘束。與坐八卦爐無異。因以為名。童塾得名。八卦爐。自予始。或曰。爐以煅煉為名。此何居。予曰。不然。盡大地皆爐。盡大地人皆爐中物。况童蒙尤須煅煉之急者乎。然人知煅煉他人。而不知煅煉自己。予嘗兀坐塾中。訓童子功課外。舉凡困苦其身心者。靡不為而猶未足。輒取天地古今與人情物理之所以然者。而孰思之。忽焉有得於中。發而為言語文章。其始雖極慘澹經營。

及其文成。則又未嘗不得大愉快。此豈八卦爐得異風一解之時耶。因貧而就塾。即因塾而得為文之樂。以視悟空坐爐中得異門之功。為何如。不但以苦為苦。且能以苦為樂。傳稱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其即斯意也。歟。雖然。八卦首乾坤。有君臣夫婦義。次坎艮震。次巽離兌。有父子兄弟朋友義。盡大地人皆在爐中。其能得異門一躲者。誰耶。嗚呼。故有感而為記云。

劉杜陵曰。一片婆心。成此妙文。點化世人不少。蔡九霞曰。遊戲題。却說得正大。儒雅乃爾。絕似柳

州風味。

重修六景橋碑記

六景橋者。曲邑之景一十有二。自皇岡至蓮花峰而六。而橋適居峰下。因以得名。予愛其名佳甚。欲為之。詩誌之而未得也。歲丙辰三月某日。無風雨。雷震。橋忽圯。似有物為雷攫去者。適南郊亭僧欲新其橋。而屬疏於予。時以多故。辭越數月。而其功告竣。又屬予為記。予感焉。橋當南北孔道。車馬往來。與夫肩負行脚。郵傳驛運。征夫農婦。靡不經憩於此。僧急葺之。良是而未。知此橋之可念也。當丁巳歲。楚寇圍韶數月。

城幾陷。將軍額楚率軍三千破賊數萬於蓮花峰下。橋水為之不流。賊因遁去。非此城且不保。何有於橋。今日者。予與後人得從容徘徊於蓮峰澗水之間。想見當日破敵存城之功。而莫知其處。則斯橋之所以識也。欲不記焉。得乎。而存斯橋之人之功。又安可忘之也。耶。然僧與予為舊識。其先為曹谿苦行僧。後同予居拈花精舍。以寂為樂。今以其戒力成此餘功名。豈其所急哉。然賴其功而不忘其美。則予輩之責。非僧事也。况予先愛其橋名之美。欲誌以詩。今得記之。以文。其先後因緣。皆不可謂無意於斯橋者。於法皆

可記。或曰六當作綠。蓋以土音訛六為綠。或曰其橋傍通大江。倒景其下。碧綠萬狀。僧名某。號月波。己未六月既望。邑人廉燕記。

釋阿字曰。橋無可記。中間忽借時事。鋪叙感慨一番。便見關係。前後注釋橋名。韻甚古甚。天生作記。妙手。胡可易到。

半幅亭試茗記

亭在韻軒西之南。聲影寂寥。方嬾。花翻鳥語之多事也。蘿垣苔砌。修竹施繞。亭贅其中。而缺其半。如郭恕先畫雲峰縹緲。僅得半幅而已。因以為名。亭空間甚。

似無事於主。主亦無事於客。然客至不得不須主。主在不能不揖客。客之來勇於談。談渴則宜茗。而亭適空間無事。遂以茗之事委焉。安鼎甌窰瓶汲器之屬。於其中。主無僕。恒親其役。每當琴罷酒闌。汲新泉一瓶。箒動爐紅。聽松濤颼颼。不覺兩腋習習。風生舉磁。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韻。豈知人間尚有烟火哉。地宜竹下。宜莓苔。宜精廬。宜石砵上。時宜雨前。宜朗月。宜書倦吟成後。侶則非眠雲。跂石人不預也。品茗之法甚微。予從高士某得其傳。備錄箴之。不述也。獨記其清冷幽寂。茗之理儻宜如是乎。

蕭綱若曰。神韻清冷。當與陸鴻漸茶經同讀。

韻軒種竹記

予於凡物之好。皆得其意而已。顧獨好竹。凡於山巔水涯道傍籬落之處。遇之。顧瞻其下。輒徘徊不能去。予築韻軒。軒傍有餘地。盡令種竹。嘗有句云。恨不十年曾種竹。間纔半刻即栽花。蓋道其實也。好不擇種。栽不擇時。款不成行列。蓋竹有直虛清節之德。予惟取其野而已。園中種各備。惟方莖竹絕勝。予自橫浦金蓮寺。間關千里移植。以地不宜而萎。予甚惜之。甲寅二月上巳。有曹溪僧冒雨遺予雪竹三莖。長丈餘。

種之即活。併授予移植澆洗之法。甚詳。惟連三歲新舊竹。移植之法尤捷。以是栽無不活。活無不盛。當月夜清朗時觀之。影離離。布滿牕櫺。塔壁間絕勝。倪雲林層層烟雨筆意。予顧而樂之。下隨意設石。杙几榻之屬。客有可語者。拉之坐其下。翠陰下滴。客衣鬚眉皆作碧綠色。客去。予則獨坐嘯咏。時飲時歌。時坦步。時坐卧。其間皆與竹有相得之意。間居無事。則以洗竹為工課。遇得意句。隨手拾片磁畫竹。青題其上。歲久。竹青消。剝字跡。皆作古碑苔蝕痕。似隱似現。客見之。反以為有韻。雖然。竹之為物。蕭間澹遠。如世外

韻士。予悉羅而致之。客多主少。幾難於酌對矣。曰是不然。張牧之蔽竹窺客。客韻則呼船載之。蓋客與主相值也。雖晤對終日不倦。不然將避之不暇。安肯羅致之耶。移植澆洗之法。予悉以荷葉香箋記之。
黃少涯曰。寫得好竹神情。躍動乃爾。不減王子猷。當日停車看竹一段。丰致。

遊野圃記

邑西有圃而野。巷陌曲折。皆竹樹圍成。延袤可二三里。編篠為扉。倒木成橋。無工飾而有天然之致。相傳為明藩封別墅。今名上菓園。下菓園者是也。每至春

時。花雨沐衣。艸香引路。予輒與友人携酒榼遊其中。遇得意處。則藉地而飲。是日飲梅花樹下。落英隨風飄墜。酒杯中杯未及接唇。梅香雜酒氣從鼻入腦。心花頓開。一客後至。遍覓不得。忽從歡笑聲跡之。始知入竹林深箬中。出圃為野田。時方春初。田尚未墾。愛其茸軟苔柔。則隨飲其上。於時情與境洽。賞遇心融。浮白無算。俄而西山霞起。光怪陸離。照耀林木。皆成異觀。客指曰。此亦一奇也。予曰。此吾輩文心酒氣之所結成者耳。客為之絕倒。會童子以日暮促歸。遂罷酒。便道假綠匪山房宿焉。山房者。卽同遊彭某讀書

處云。

韻軒四梅記

韻軒前隙地。舊有山茶石榴諸種。予盡刈之。植古梅四隅。四也。其一自古蘭若移植。植之日。被酒誤折其榦。至今其枝竟倒垂而上。其一得之野圃。即予集中所記遊野圃者是也。植之簷畔。蟲蠹其半。僅旁作花。然枝榦澹絕。摹擬則俗。其一尚條不記。其一名綠萼。種絕少。為白門道士某所遺。數榦自根拳曲虺起。一榦獨斜披橫石。几作蔭傍護。以怪石苔竹。予無贊焉。不能贊也。嗟乎造物之於梅奇矣。或曰造物之於柴。

舟有異焉。梅可玩乎。可物擬乎。可詩而詠乎。抑可毀乎。譽乎。故其孤傲高潔者。皆其迹也。迹而知柴舟乎。不知也。

鄒瀟峰先生曰。四梅四樣寫法。未忽寫歸自己。聖賢仙佛不可端倪。其當遇之於踈影橫斜。暗香浮動時耶。

題壁記

予友某宅後有圃數畝。在予西河舊里之西。相去數十武。高下其地。如居山麓下。視矮屋平疇。隱隱可數也。中多曠野。予教之種竹。竹蔭接處。軒牕值之。林木

蒼鬱異草雜花不植自有為予輩觴詠之地遇酒酣興適輒題數句於壁已相忘也丁巳之變則僅餘敗屋數椽其墻壞處正值詩字盡處茲歲庚申始稍葺之予復過其處恍然有今昔之感壁間舊題主人以予故不忍抹去然墨痕斷落僅存字迹而已觀此茫茫有如隔世因憶當時同輩數人俱作落落晨星惟某與予猶得復臨茲地觴詠愈健正復不易安得不記醉後潦倒拾爛筆敗墨漫書數行於舊題之後使後人見之知此地某年某月兵燹摧殘之後猶有詩酒不衰如柴舟其人者徬徨賞歎因訪其全文而讀

之不可謂非此數行之一助也庚申四月日

姚彙吉曰幽情逸事從世變後寫出尤見低徊無限

端溪贗石記

相傳端州庫有美石重若干為數百年物不知何人所遺官斯土者惟謹封識而已無有敢取去者庚子河南趙某來守韶陽為端州隣郡始百計致之作大小硯數十枚甚寶異之其餘以遺邑候凌公使燕視之文粗而枯且告以故燕笑曰贗石也物之美者人爭得之豈有歷數百年後猶有存者乎此必前官竊

去而易。以此石也。以質易質。蓋不知凡幾矣。而趙方寶異之。且以遺人。不亦愚乎。世不求實而惟名是取者。皆此類也。公善其言。因屬記之。以貽後之好事者。

遊詩石橋題名記

去邑治西南二十里有澗。莫知其名。源出陽山兩旁。皆石岸。勢斜曲。黃綠東趨而西折。而水流因之。淙淙有聲。遇曲坳處。則蓄而為潭。沉黑莫測。上多楓樟松竹雜樹。藤花蔓草。紛披叢側。風來香氣。不辯所從。翠羽數十立樹杪。窺魚墜銜而上。食已復然。其他景物莫可窮狀。予愛其水石奇僻。屢欲遊之。而未暇也。茲

歲甲子七月十九日。予偶有事其地。適友某某繼至。雖性樂丘壑。然皆不為斯遊來者。因話溪山之勝。遂呼小艇。載酒沿流往復。興酣捉筆。向石壁留題。酒墨雜進。觸景成詩。計共得二十一首。縱橫歌仄字畫。皆帶醉態。予顧而樂之。維時無意而遊。數友不期而會。是日遂成勝遊。焉澗上有橋。以其近黃屋村。遂以黃屋為名。其實非也。因為題曰詩石橋。橋南一二里有朝天羅隱諸巖。皆邑志所未載。後有好事欲窮其勝者。道經斯橋。覽此其歎之。題名後一日記。

高望公曰。橋名奇甚。文亦似子厚永中諸記。而逸

趣殆後過之

山中集飲記

歲乙卯端陽之月。予與友人相約為野外之飲。越一日。遂呼童携酒負榼。擇林阜軒敞處而布席焉。山與胸之磊塊。賞泉與胸之娟潔。賞草木雲物與胸之文章。怪竒賞賞不期會。胸忽然開。俄而雲起。山溪中乍雨。西北日光猶隱隱。作燈影射人狀。繼而大雨雷電交迅。衆爭持蓋伏。予獨浮白不顧。忽萬丈虹從碧落畫破天界。雨不敢敵。寂然避去。一時天宇清朗。林鳥和鳴。微風起處。覺有異香自遠而近。掠襟裾而透肌骨。蓋野塘中荷花香也。於是飲酒樂甚。人自為懽。或詠或歌。陶然已醉。客曰。此遊不可無詩。因共擬題分韻。各賦詩一首。併為記此而返。

二十七松堂集卷七終

及後來韶投詩及刺讀之驚喜徒步訪燕於寓所大
加延譽見一詩即見推若是使學業有加於此又當
何如哉迨後師以戊午出嶺越二年而燕二十七松
堂文初集刻成私念世人心目淺狹懷私惡道人善
兼趨利耳食無志斯道美惡莫辨非得一代偉人如
師者賞鑒品題而揄揚之終莫能取信擬賞一卷就
正懼道遠難達而止及後聞師將還廬山數有使往
來大喜方擬動筆作書并集奉寄而師死矣嗚呼痛
哉此豈惟燕撫膺追歎即師回光返照時聞此文章
斯道所係亦當泫然出涕也師跋遊巖詩有云予至

韶陽七載見作者寥寥殊有風雅欲盡之歎此豈無
所感而云然乎及後見燕意極懽慰然師初見燕時
學業未成即此一詩亦非生平得意之作又未及其
究竟從而品定流傳使天下後世聞之必謂師為失
言而燕生又晚著述未經播揚而就正稍遲不及得
師一言使後人聞而信從謂韶陽雖無人猶有著書
可傳如燕其人者今則無及已縱使師言未為失而
燕則所失多矣然師以文章為性命即尋常所投猶
獎勸惟恐不及况如燕稍有志於斯者哉故知今日
聞此亦必驚歎以為不及見此為世外九泉之一痛

也。而豈不謂然哉。師臨別遺燕以書。欲同出嶺表。別有所圖。燕亦欲一覽中原山川。與異聞壯觀。天下幽眇。玄幻可感。可悟之事。以敵胸中竒偉。因大肆其筆墨。以成一代之文。會以事不果行。今縱文章如太史公。世無其人。誰則知而好之。况好之而復使傳之者耶。後聞師未出嶺而病。養靜龍護園。時即以書候畧。及保攝之法。而寄書人即侍者大樹。路至江口病死。書不得達。師以七十老人。而終日文字應酬。思慮過多。其得病固宜。而不謂遲之又久。即以此奄然沒世也。嗚呼。痛哉。師遺文甚多。雖見有徧行堂成集。

然皆出世以後之作。非廟堂經世文字。遺稿散在人間。及今收拾。亦未為後燕將遍走華夏。凡遇僧寮道院。客邸村庄。與夫衙齋驛舍。殘碑斷碣。扁額題聯。片紙隻字。無不搜羅收輯。或得餘暇。次第校讐。刻布使師文章勁節精神。揭日月於中天。後世淺儒小夫。不得置喙其間。燕文雖不得師以傳。而姓名手眼。猶得附師文。以見於當世。亦生平一大快事。然此猶有所待。豈能釋今日之恨耶。故無其人。毋論已。若有人而無文。與有文而不得相須以傳。可奈何。燕之哭師者。以此嗚呼。斯文已喪。天地為摧。天下雖大。其能當燕。

此淚者又豈復有人哉。

魏和公先生曰。題是哭澹師。然全是寫自家懷抱。文極開闊排蕩。望而知為大家筆墨。

高望公曰。滿眶憤淚。哭出妙文。

祭李祗公文

嗚呼。祗公。孰謂予與君方別未久而遽不得復承色笑耶。猶思尊翁相乾先生。靈洲碩望。賢而知名。其知予也。因予家佛民為尤奇。故予之來羊城也。即與佛民登堂拜謁。先生為設杯茗。論古今及詩古文詞。時君方病咳。不多談。然執弟子禮。惟謹。間以文義請質。

予畧為開示。或點竄一二字。則作數日喜。率以此為常。未幾佛民客死梧州。予雖時復登堂拜謁。先生為設杯茗。論古今及詩古文詞。如疇昔然。覺已寂莫。少一人矣。孰意君又繼予佛民而歿也哉。雖素有咳病。然亦非大症候。得妙方服之。當愈。而不謂君竟以此逝矣。悲夫。君性孝友。尤長制舉業。與尊翁先生所交遊。皆當世名公鉅卿。志欲有為。而身已不待。豈非天耶。佛民嘗謂君父子得予。刻稿。輒相諷贊不已。偶被友借閱。已易數手。後跟尋始得。珍惜倍甚。復有假者。執不與。惟置酒留讀。懼其失也。予生平雖有所作。然

不為人所知。君父子見重如此。文章知己。有逾骨肉。至今思之。曷勝惋歎。嗚呼。祇公方初歿時。尊翁先生。即緘君生平。求行狀於予。書被郵使浮沈。不得達。後予來羊城。時君棄世已數月。予聞之。驚悼屢日。偶以事逼歸。未及撫棺一哭。今來斯地。始克滴淚和墨。祭君哭。君嗚呼已矣。不知泉下可如人世否。君與佛民。不憂無伴。豈知予與尊翁先生。老眼欲枯也。耶尚饗。

改葬祖考妣文

嗚呼。吾祖父母及不孝。已逾三世。家世中落。更罹時變。以致先靈尚存淺土。顧不孝猶不竭力修舉。尚俟何人哉。嗚呼。吾祖通儒釋。無善青烏家言。推擇過精。反無成就。以今言之。皆不孝之罪也。峇山之偏。名芙洲嶺。為吾祖推擇葬曾祖父處。山勢蜿蜒。傍無雜塚。誠善地也。因附葬於此。所以成吾祖之志。亦以使祖與曾祖父相聚。歎及不孝之業。亦如祖之推擇過精。反無成就之為可慨也。

周象九曰。自苦自訴。情極悽愴。有許多說不出在。

內。推擇過精。反無成就八字。滴落天下苦心力。學人無數眼淚。

安先考妣柩文

嗚呼。傷心哉。不肖不德。數罹變亂。生者慘死。死者亦不得偃寢也。嗚呼。天乎。孰非人子。一家長幼。僅存不孝兄弟。屋廬數椽。半為瓦礫。回思不肖時遠遊。有方父或他出。歸來無恙。庭草依然。杯酒團藥。何可得也。夜臺聞此。心為慘傷。然有不肖在。因躬驅瓦礫。設杯酒。暫安先靈於此。淚枯心苦。先靈其或鑒之。
姚彙吉曰。情極苦。文極質。此情文兼至者。

合祭先考妣文

嗚呼。我父。棄世二載。我母繼之時。不肖糊口在外。二喪俱不能舉。嗚呼。痛哉。今雖五鼎以祭。已不如生前之一齋矣。况不能耶。嗚呼。貧賤如不肖。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尚饗。

高望公曰。聲淚俱盡之文。正不在多。

哭亡兒湘文

康熙歲次癸未。八月十五夜。吾兒湘竟舍予而死矣。孰謂汝年甫生。一十有九。竟舍予而死耶。汝生小好嬉戲。不親筆墨。予為汝成人計。不得不過為督責。汝

竟不思改悔。予亦付之無奈矣。然見汝輒不色喜。汝有緩急亦不敢向予告訴。而不謂遂有今日也。茲歲三月日。天未曙。汝忽從外來家。叩門急。血流被面。哭訴夜間為某兇手所毆。予時亦以汝所交匪類。且多酒過。受毆固宜。竟不知其已受重傷矣。然予雖不汝喜。汝母甚慈愛汝。不難顯言受創之處。急為救藥。當不致大害。而無如適值汝妹科秀之變。汝母悲思方切。固無暇他慮。汝意亦以為身雖受傷。久之當自痊。可豈知其禍之至此耶。迄今八月六日。汝忽得病。予疑為傷寒症。畧為調理。越三日。見汝吐血狼藉。予始

大驚。請醫診視。云肺經受傷。因以某方治之。血為少止。然咳愈動。每一咳動。則遍身作痛。呼聲不絕。且所吐痰多稠而腥穢。不數日而遽奄然殤歿矣。嗚呼。痛哉。甫歿之夕。始有人言。汝受毆之次日。即吐瘀血。又言汝足心受傷。及入殮時。果見脊背多作青黑色。而左足心尤甚。曾聞人言。仇欲致人死地。必加功足心。足心受毒。血凝於肺。過一月不治。日久變為穢痰。而成咯症。則不可救矣。汝之受禍。得母類是。嗚呼。予與某本無仇隙。奈何忍以毒手加汝。汝又不肯自言。父母無由療治。致汝不得其死。豈命數使然耶。抑予多

生宿孽之所致耶。由今思之，追悔何及。予家門祚衰薄，自始祖至予身，已歷一十有三世。惟六世祖之後，始分為三房。今兩房又不祀，予育汝兄弟二人。汝叔亦僅得一子。予見嗣續寥寥，每以為憂。汝雖不學，守成有餘。方擬今冬為汝婚配，從此克昌厥後，不難孰謂汝竟不能自保其身耶。予今年已六十矣，又書生文弱，既不能庇汝躬於生前，後不能報汝怨於身後。此汝恨也，亦予終身之恨也。予將奈之何哉。傳稱冤死者能為厲，鄭伯有是已。汝能為厲鬼以誅之乎。抑將泣訴上帝，以殛此頑兇乎。是皆未可知。然使果

能為之亦已。無救汝之死而慰予之生也。况不能乎。嗚呼，已矣，不可問矣。亦惟使汝聞之，知汝父之苦衷而已。他復何望耶。嗚呼，痛哉。

魏昭士曰：放聲而哭，信筆而書，不知是淚是字，是妙文。一時天昏地慘矣。覺韓昌黎祭十二郎文無此沈痛。又鄭伯有中少夫主權入喪時。

劉乾可唁慰書附不卒數語，所當以慰自歎。十年夢想始得一晤，實慰平生第以寓在衙署出入引嫌，不能時親教。益為歎耳。頃聞令嗣二世兄奄逝，深為悲悼。竊怪以先生之才如此，而所遇若彼，職思

其故誰為為之。聞有彼蒼氏者。慣能顛倒英雄。性復
慳吝。挾洪範五物。不肯全以與人。即能與之。亦庸夫
俗漢居多。而獨慳於我輩。雖以孔子之於伯魚。猶不
可得。况其他者乎。人生不幸遇此。祇當以理自遣。若
過為無益之戚。是又墮彼蒼術中也。先生解人達觀。
想悉此意。伏冀為道節哀。自愛幸鑒。不宣。

二十七 松堂集卷八終

